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十二卷

○吏部 【中書考察】大計六年一舉，定於弘治末年，其典最重，五品以下俱聽考察，內唯翰林學士得免考以示優異，既而講讀學士亦請如例，遂並免之，其坊局等官雖貴則照各官同聽吏部處分矣。至於內閣書辦即今制誥兩房中書官，憲宗朝命本院學士會同閣臣與講讀以下等官考察，不許吏部干預，旨所以重文學侍從之體，非他官得比，然嘉靖以來，仍從吏部都察院為政矣。至於文華、武英兩殿中書辦事等官，以及御用監各項匠官，例皆先期乞恩免考，蓋又以他途，擯之功令之外，非特恩也。又太醫院及欽天監，以方技亦如之。迨其後也，太醫與兩殿中書仍入計典，唯欽天監則至今猶然，不考察、不丁憂、不告老云。

【辛亥兩察之爭】嘉靖三十年辛亥，當大計京察，是年正月，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糾首輔嚴嵩，其詞甚峻，嵩力辨調鍊作縣敗官調簡，今知京察必處，以故建言祈免黜幽，上怒，捕鍊逮治，斥口外保安州為民。計峻，吏科都給事張秉壺又糾吏部尚書夏邦謨不職，得旨致仕。萬曆三十九年辛亥，當大計京官，先一年冬，御史金明時劾吏部侍郎學士王圖，其詞亦峻，圖疏辨未奉處分。至次年二月，臨考察日，掌河南道御史張京兆，具密啟於吏部尚書孫丕揚，臨考調明時前疏要挾免察，丕揚閱之震怒，即聞之上，令閑住，明時疏犯御名下一字，上亦大怒，發刑部贖罪為編民。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，臺省繼之，丕揚辨其激，而攻者不已，不一年亦請致仕。從來司察冢卿，未有被彈射如此者，且指白簡為挾免，亦惟此兩辛亥。恰好六十年，豈運數使然耶。

【大計糾內閣】六年京官大計，吏部都察院主之，及事畢糾拾大僚，屬科道為政，而閣臣票擬去留，或下部院覆議罪狀當否，以聽上裁，則太宰御史大夫與內閣輔臣，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計之人，向未有糾及之者。自穆宗登極考察，而高新鄭為言路所憎，聚攻不去，乃至南給事中岑用賓、御史呂校以大僚糾及之，識者咸謂非體。而時情正側目新鄭，方以此舉為快心，無有救正之者。以故己巳再出，當國秉銓，恣情黜陟，亦爾時激之使然。又三年而高被逐，江陵專政，則內外大計一出其手定，部院不過一承行吏書矣。

每年初冬朝審罪犯，俱太宰主筆，相仍已久。至庚午秋，復當審時，高以首揆兼掌吏部，則事體非舊例可比，謂宜遣他尚書代行。而高奮然自請往讞，所釋放最多，較他年加數倍，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誤用方藥，坐大逆重避者亦改遣戍，蓋欲坐前任首揆徐華亭以誣罔先帝、大不道也。卒之穆宗允其請，而往事終不究，則高此一行，徒傷相體耳。後萬曆戊戌年朝審，太宰偶缺，旨下以戶部尚書楊俊民主筆，甲辰年亦缺太宰，又以戶部尚書趙世卿主筆，斯得之矣。

【己亥大計糾拾】己亥大計最為平恕，唯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為朱考功石門敬循所中外轉，似未服人。至於南京糾拾大僚，則可異矣。如右都御史沈繼山思孝、吏部右侍郎楊復所起元、兵部左侍郎許敬庵乎遠皆一時人望，盡入網中，遠近駭愕，莫知其故。馮區祭酒謂余曰：「此非糾劾疏，乃薦舉疏也。」時祝石林世祿為南吏科，以一人掌六科印，遂有此舉，至次察乙巳，祝亦不免。前三公者雖被指摘，終無絲毫之玷，而祝遂不振。

【乙巳兩察之異】今上乙巳大計，疏上不下，久之中旨批出，特留降調科道官數人，蓋首揆沈四明專庇給事錢夢皋、御史張似渠輩，因並諸言官留之，時以為異事，群起爭之，而不知前乙巳之更異也。嘉靖二十四年春，京察疏上，內不謹主事周玉等並御史謝瑜命照貪酷例為民，浮躁主事朱執中革職閑住，蓋於部議加重焉。即而吏科河南道拾遺，則中允郭希顏、光祿少卿談相俱在斥罷之列，獨得旨留用，其後二人俱受極刑，亦在世宗朝，更異矣。唯兵部侍郎張漢在劾中，上獨命錦衣官校扭解來京，蓋漢先在部，欲令總督大臣得斬將以行軍法，上銜之未發，至是見疏觸怒，故及禍。比逮至，以刑部讞遲，改鎮撫司刑拷，竟發鎮西衛充軍，皆從來未有之事也。及兩京察事俱竣，御史桂榮又申救先任南御史、今升常州知府符驗執法愛民，而南考功郎薛應旂為常州人，以私怨報復，致之降調，乞復原職，上命符驗仍謫，而調應旂於外任。桂榮計後論救，非故事也，上竟不問。蓋前乙巳世宗總攬大權，或輕或重，俱出獨斷；後乙巳則考選久廢，科道晨星，首揆欲市恩言官，故破格留用，要皆典故所不載也。

後乙巳南察時，給事中儲純臣署吏科，本在事主計人也，亦以不及降調，察疏發後，尚在署草拾遺疏，有相知者告之，始杜門，亦奇事也。又前六年己亥，主計南吏科祝世祿，已升寶卿，亦以察謫，中外稱快。

【銓郎索頂首】吏部郎以貨取者，莫甚於嘉靖季年，吾鄉項刑部治元，以萬三千金得之於嚴氏，嚴敗，亦逮至，瘐死於獄，自是此風頹衰。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間，猶有陋規可笑。凡先入者將引疾，必薦一人自代，例以五六百金為謝，至餘姚呂胤昌有催討之謗，癸巳入大計，始相戒禁止。至於每省一人轉正郎時，必以疾請，待新者將滿求歸，始再出管選，此舊規也。自甲午後，蔣蘭居時馨以尚寶改授，竟掌選權，為白簡所逐，而銓體大敝。梅大庚守峻繼之，以戶部郎中改入管選，亦被論去，朱石門敬循以禮部郎中改入，亦掌選，得升太常寺少卿，皆變體也。自是而後，皆以主事入亦無直至選郎者矣。

嘉靖間每省凡三人，一在京，一在家，一在途，徒以熟官享趨附費供應耳，今定為二人，里居與現任皆新舊兼用。

【都給事升轉】六科都給事升轉，唯吏科多升京堂，餘則一內一外，如庠士之挨貢，不敢擅越。內則四品京堂，外則三品參政，蓋外轉以正七得從三，亦仕宦之殊榮，而人多厭薄之，因有官升七級，勢減萬分之語。後復為勞升、功升、閏升三說，勞如使琉球之類，功如邊功、督工程之類，閏升則吏科管察及耆舊起用之類，人始以意為遷就，而避外者多因之得計。至癸丑年，因爭熊之罔廷弼學差一事，波及禮科都諫周永春不當內推，臺中湯質齊京起攻太宰，太宰舉一內一外舊規為言，又駁之謂非典制，說久不定，因得旨命六科會議。言人人殊，而謂科臣但當內擢，其最不肖者間出一二人於外，則眾口如一，蓋以瑣垣得藩臬，如郡邑之劣轉王官也，此又不知出何典故矣。上久格行取，言路寥寥，其中者俱積資歲久，視京卿若冷局，戀禁闈如鳳池。此時周都諫亦不富得外，特湯欲逐太宰，誤引之耳。時方視外轉為禦魃魅、投虎豹，不覺爭先護周，至於會議出而年例遂因之不舉矣，恐祖制終難高閣也。

【五賢附察】丁丑冬，江陵奪情，兩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，乃至御史則曾士楚為首，給事則陳三謨為首，合詞請留。時惟詞林吳、趙救正之，廷杭州六十為民，比部艾、沈繼之，杖八十，最後進士鄒則語益加厲，杖一百，與二比部同遣戍，至辛巳京察，復別綴本末，欲永錮之。夫己巳戊戌，寧須更麗考功法，弇州《首輔傳》中燻笑之，謂江陵敏識人而督亂若此，知其不久矣。此實至言，但謂將五君子入庚辰外計中，則實不然。當時弇州目睹其事，而謬誤乃爾，信乎紀述之難也。

【考察留用】六年京察，典制最重。其以不及浮躁處者，系續增事例降一級調外，以曲全人材，其後拔擢，不妨致們公輔。然當其時即留用仍故職供事者，在先朝有之，久不經見矣。乙巳大計，主察者為署部少宰楊正庵時喬，左都御史溫一齋純為政，疏上，旨出切實當事者不公，而留臺當謫者數人，其所注意則僅錢給事及御史張似渠等三四人而已。舉朝相視不敢發，而聽補郎中劉楚磐元珍、主事龐堯封時雍特疏糾沈四明破壞典制，庇奸欺君諸不法，俱得旨譴罷。最後浙人賀吏部道星燦然繼上清平之疏，請亟下考察降謫諸臣以完大典，亟罷主察徇私之臣以明公道。徇私則指溫三原也，賀故與四明厚善，故斥溫之私以著沈之公。時四明在告不入閣，得旨賀亦罷為編氓。是年溫去位，次年四明與商丘亦同罷相。

沈四明與溫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，然外猶示羈縻，以故甲辰年溫考二品六年滿，故事止當得太子少保，沈特為請加太子太保以悅之，幾忘除修好。未幾管察盡處其腹心，由是嫌猜愈深，不可解矣。其年七月，三原得致仕去，四明遂滋，不為物情所附云。

【考察留用】今上乙巳大計疏上，旨下留科道數人，一時大駭，以為創見。然嘉靖十八年己亥，考功郎中趙汝濂主內察，欲斥主事趙文華，時太宰許纘力持不可，謂此權門私人，疏一上必為衙門累，汝濂原以身當之，及和旨文華果留。又工部屬魏姓者，為堂官尚書周敘所憎被斥，汝濂不許而不能奪，比科道拾遺疏上，獨留之。趙後官至少保尚書，魏王都御史，然趙故嚴分宜客，是時嚴僅為大宗伯，而威焰已能鉗結上下如此。至於前嘉靖丁亥，兵部侍郎張璠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澤，則已降兩淮運副，仍

守故官，尋升右諭德，尤為異矣。

趙汝濂，雲南之太和人，初以王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，居吏部五年，而管大計。故事銓郎無竟授者，汝濂得是官，即遷正郎，升南尚寶卿，以至副都御史協院，至嘉靖三十年辛亥，亦以大計自陳調外，則相嵩久在首揆，而趙文華亦登貳卿久矣。文華留用事，《實錄》失載。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計，御史葉忠被察，上特命留用，尋升大理寺丞，其事與趙文華、彭澤同時，而史亦不書。

【卑官被察仍留】巡按浙江御史左瑞與參政俞士悅、僉事施信，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恭，罷軟為民，恭詣闕自訴，云士悅偏聽輿隸李保之讒而陷之。上下其事於巡撫浙江侍郎等官核之，果如恭言，吏部覆核以聞，上命瑞、信二人各罰俸三月，唯士悅與李保並付按臣鞠訊治罪。蓋謂其事俱起於參政之受譖，故特重其譴，且與輿臺並下吏，其辱極矣，此事在正統三年。又十年而俞士悅者已拜刑部尚書，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，又六年而去位。夫以方面大僚糾一邑佐，已誣反坐矣，其時何顏對吏民？他日何顏掌邦禁？且至八年之久，豈一書不足玷生平耶？今丞簿即受誣，固無敢自鳴冤抑，又鳴且無死所矣。是時卑官昭雪者不乏人，因嘉興為吾邑，故紀其事。

【大計部院互訐】內外計典，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，即有未愜，亦調劑兩平，未有察事既竣，部院復自相攻者。惟成化四年冬，以星變察朝臣，時南京則吏部右侍郎張綸、都察院則右僉都御史高明主其事，已奏上，罷郎中潘孟時等九十六人矣，上以會官考察，各掌印官不同僉名為疑，時侍郎葉盛、都給事毛弘以案他事在南京，遂並以屬之。綸乃上言頃會官考察，其考退之中若員外蘭譜等三人人材可惜，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當斥，各堂上官不從臣言，而都御史高明剛愎自用，十三道御史豈無一人可斥？高明心懷不公，難居風憲，臣柔懦不立，不能進賢退不肖，原與明俱罷。高明亦以妨賢誤事自陳，上皆不許。比葉盛、毛弘覆奏至，則云會時，張綸不能對眾執論，察後乃輾轉煩瀆，高明亦不與綸誠心商榷，以致積忿猜疑。二人俱宜逮問，綸所議留議斥，俱考察已定，恐難紛更。上是之，綸與明姑不問。按，部院同管大計，事後乃爭計如此，真向來未有之事。此後累朝計典，其服人與否俱不論，然俱竣即休，始終無誤。直至隆慶間，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、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，以考察科道事後相訐；今上辛亥京察，孫家宰與許副院事後相左，則成化已兆其端矣。

【言官例轉反詰】甲辰春，刑科給事中錢夢皋推湖廣參議，未下，夢皋自以疏請，謂左右給事外轉，始得副使參議，若散給事不過僉事，以處不稱職者，謂之劣轉，今臣特散給事耳，參議這推，胡為乎來哉？吏部以為優臣，則自揣無功，以為逐臣，又自省無罪，乞救問該部，明數臣功過何以充年例。得旨留用。按，科臣例轉，無求免之理，更無反詰銓司故事，乃主上遂允其請，說者謂四明密揭保錢，故得留用。自是乙巳年工科鍾兆斗例轉，亦以論劾溫中丞，因自請得厚，蓋鍾亦四明入幕也，四維俱掃地矣。

按，錢給事於癸卯冬以妖書坐郭正域，因及次轉沈鯉，故公論以此薄之，四明以此厚之。時推錢年例者，為署吏部事、戶部尚書趙世卿，不先以白首揆，首揆怒其異己，遂改命侍郎楊時喬署印，趙初議假王時，意存楚，偶與四明暗合，初非有心附權，其後為郭江夏昭雪者，因四明以波及於趙，誤矣。

錢給事之掃門無行，人人能唾之，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，亦自有因。府同知吳化者，楚人，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鄉同年也，時以聽勸在京，適妖書事起，伏闕上疏，謂妖書出自新選教官阮明卿之筆。阮蜀人，又科臣錢夢皋之密戚也。錢不能甘，乃抗疏直謂妖書出於郭正域。郭為次輔衣鉢門徒，而流醫沈令譽為正域門下食客，相舉構造此事，又因沈令譽串入達觀，以助康丕揚。錢之得罪名教不待言，而胡化之誣告阮明卿，總亦犬豕一流耳。

【考察魯免】自壬午以來諸劾江陵者多取顯官去，尤而效之，爭以建言自見，亦有知物議將及，先事而發者。以予所見，如乙酉年南禮部郎馬應圖，論宰相權重、言官阿輔，謫為邊尉去。時太倉相公新出山，先知馬疏所由，遂因論時事及之，謂年來翁&~YRORS;成風，乃有市井儉邪千人所指如馬某者，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。其詞甚峻，時去大計尚年餘，至丁亥春，南察終不及馬，則以馬疏先被處也。至辛卯冬，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，先以科場論同郡主事饒仲為時情所薄，至是又以科場事劾南京主試諭德陸可教取中舉人錢魁春，乃御史錢一本子，中式有私。時謂胡借以飾前疏之謬，欲免察典。及癸巳春大計，竟以不謹罷，則此疏為無益矣。至戊戌年，巡按甘肅御史許聞造論邪橫大臣為侍郎張善蒙、都御史魏允貞等，諸公皆負時望，且皆西北人，說者指為張建私人，因張去位，為之報復，且本浙人浙黨，預為逃京察地也。白簡紛然，攻之不遺餘力，許外謫去。己亥內計，許雖不處，而恨之惜之者尚相半。近日癸卯甲辰間，徑路已分，彈擊四起，出奴入主，暗避明攻，乙巳一察，遂至欽留滋議，朝端聚訟迄今不解，又非余所得而知矣。

弘治癸亥京察之前，給事中吳彝、王蓋自知有議，先事論吏部尚書馬文升，馬辭管察不允，卒斥二臣，而當時不以為非。察後又有疏辨者，馬欲請再考，時考功郎中楊且執不肯從，遂依先議，是時人心尚古，無旁擊者為之佐門，遠非今日光景也。若嘉靖辛亥正月，錦衣經歷沈鍊疏劾嚴嵩，議者亦云逃察，以此重譴。此出仇口，何足損沈直聲。

【贗書】史冊中如鍾會作偽書以賺寶劍，及宋女奴習石介書諸事，皆意為未真。乃近年如庚戌冬，有傳浙江巡按御史鄭環樞繼芳寄一書於王給事弘庭紹徽者，云次年大計，欲處某某不下數十人，皆富平太宰心膂也。胡給事慕東忻持以示孫富平，其末又綴一行云：「嘉禾先生，近生一子，想丈所欲聞者，並報。」嘉禾指沈繼山也。蓋孫、沈深仇，而俱無嗣，故作此語激之。孫閱之果大怒，蓋即欲重處鄭、王諸人。一日出以示少宰蕭玄圃雲舉，且云：「此曹為謀險毒至此，非盡芟之無遺類，禍不止也。」蕭諦視良久，忽泚筆其上曰：「得非詐乎？」因孫老瞶，故作字示之。孫出其不意，甚驚焉，既而稍悟，遂篋此書不出，而王之例轉，蕭之被劾，亦始於此矣。鄭御史京師人，曾特疏發王聚洲元翰之墨，故西北諸公切齒焉，胡、王二給事俱太宰同鄉，胡挾粉榆報怨，王宏庭雖素人，持議特異，故並中之。胡之伎倆，似巧實拙，幸富平毫而拙，其計乃得售，使遇英敏之人，且立敗矣。

【武弁王官】吏部選法，患雜流壅滯，始創為王官以疏通之，名曰升轉，實罷斥也。此法創於成化以後，今不可改矣。唯武弁則無之，欽依守把以上，非參劾無驅逐之理，沉廢而復起，不可方物。近年石大司馬東泉，始仿王官例，創為添注一說，凡劣考者則注焉。有官無缺，亦救時苦心，然此輩素號錫蠟酒壺，非考功法所可束縛，恬不懲創，石去位而添注亦不講矣。

【一時六卿眉壽】本朝大臣享高壽者間有之，然未有聚於一時者。如華亭陸平泉樹聲，以禮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，則嘉靖辛丑進士也，得年九十七；海豐楊夢山巍，以右都御史致仕，則嘉靖丙辰進士也，得年九十四；石埭畢松坡鏘，以戶部尚書致仕，則嘉靖甲辰進士也，得年九十三。俱在今上乙巳以後三數年間，其去國俱蒙優禮，及九旬俱受特使存問，身後飾終之典尤皆崇備。若官未二品，壽止八旬以上者，又不勝紀也。蓋上壽考作人之效，而聖壽無疆亦可卜矣。

楊太宰乞身時，其母夫人尚在堂，年百十四歲始告終。陸宗伯年五十九始舉乃嗣伯達少卿，見其登第者十七年，又及見曾孫。謝中丞九十時，長公京兆君年七十餘，扶持左右如嬰兒，尤為難遭。

【文武同時各盛】嘉靖末年孫文恪升為南禮部尚書，故左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忠烈公子也，時長子鑰、次子鋌俱已登進士，鑰任至吏部尚書，鋌仕至南禮部侍郎；其三子名犯今上御名，改曰鏘，繼登第，仕至太僕寺卿；少子礦登今上甲戌會元，現為南學院右都御史，其孫如法、如游輩，以甲第為郎署、為詞林者尚多。又寧遠伯李成梁從偏裨起遼左，跡功至封伯世襲，事在今上初年。今以太保奉朝請。嫡弟成材為總兵；其長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，屢為大帥，最後帥遼沒於陣，追贈少保，又蔭一子為世都督同知；次子如柏，亦為遼帥，至右都督；第三子如楨，以錦衣蔭，今現為管衛事都指揮使；第四子如樟，以都督同知充貴州總兵官；幼子如梅現為遼東副總兵官，將登壇矣；又嫡姪如梧、如檣，亦皆副總兵，一時文武各極其盛。李氏兜鑿騎士，非可比忠烈公閱，亦以戰功跡勞至此，即唐李西平諸子所不論也。

【士大夫癖性】宋時蒲宗孟好潔，至有大小洗面、大小洗腳等號，同時王介甫則蓬首垢面，蘇老泉至目為衣囚虜而食犬豕，然二公皆名流，皆僧司馬君實則一也。嘉靖中楊用修衣服起居窮極華潔，同時唐荆川破衲疏糞，垢敝不堪，然二公皆大儒，皆忤世宗

早廢則一也。蓋好尚懸絕，各出稟授，何必盡同。近來士人以惡非自處者，唯吾鄉丁司空改亭賓，家世富厚，所至嶮然不淄，然居處卑陋，坐一柳木椅，掛一粗布櫛，數十年不易，几榻塵穢，衫履鶉結，絕似一苦行頭陀。又沈司馬繼山思孝，清白之操不待言，然整鬚修容，老而彌甚，虬鬚鐵面，澡豆不離左右，盥手日數十次不倦，即煙粉輩未逾其潔也。兩公俱以小友畜予，每見其舉動，輒心折歎服，以其各有至處，非強飾也。

【士大夫偉狀】士人生西北者，類多長身偉貌，自昔相傳風土使然，而實不盡爾。以予所目睹，今方伯朱恒岳燮元，則浙之山陰人；中丞王斗溟士昌，則浙之臨海人，皆昂藏八尺，腰腹十圍。朱飲啖能兼十人，其重四百斤，王稍遜之，然浮白數斗不亂。曾與余飲於馬仲良所，坐人皆酒客，終席不能敵，王醒然而別。次日復會飲，王出其蟠桃杯以酌客，蓋范禁祭所藏桃核鍛成者，受酒升餘。與余藏彊，以十度為率，余初負其一，勉強盡之，已覺半醉，王連負其九，引滿而起，始猶頹然，及張燭後，復勸酬如初也。王起謫籍，量移比部郎。時同舍有王居於文邁者，京師人，辛丑進士，粗能詩，其狀最奇，長不過四尺，腹大如箕，腰背偃，步履蹣跚，遠望之宛然一蜘蛛也。每綴省班，趨省出入必偕，觀者填路。中丞喜談笑，王居於亦善諧謔，每遇兩人俯而相握手，仰而聽啟口，旁人無不絕倒。居於內人有才色，名聞都下，頗有輕薄子為俚詞嘲之者。

士紳短小者，如予所識泰和郭司馬青螺子章，餘姚孫刑部侯居如法，常熟瞿都運河觀汝稷，皆渺小丈夫，貌類侏儒，然均為一時名碩，羽儀當世，真所謂失之子羽。

又內監徐姓者，長幾及丈，肥亦稱之，今上呼為徐大漢，其視王中丞不及肩也。

【士大夫華整】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，衣必鮮美耀目，膏澤脂香，早暮遞進，雖李固、何宴無以過之。一時化其習，多以侈飾相尚，如徐漁浦卷時罔脚，時為工部郎，家故素封，每客至，必先偵其服何杼何色，然後披衣出對，兩人宛然合璧，無少差錯，班行豔之。近年公卿間例遵樸素，唯協院中丞許少微弘綱，朱紫什襲，芳馥遙聞，時年逾知命，而顧盼周旋，猶能照應數人，此公居官以廉著聞，蓋性使然也。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，家無儋石，貌亦甚寢，每過入室，則十步之外，香氣逆鼻，冰紈霧縠，窮極奢靡，至以中金為薰籠，又為溺器，而作吏頗清白，第負鄉人債數十不能償耳，蓋八識田中帶此結習，不能鏟也。又如大司空劉晉川東星，遇冬月則禦紗袍，遇暑月則披紵袍，問之，則曰：「力不辦時服也。」罔脚馮謙川渠東帶時缺其二三膀，同寅皆笑之，恬不為怪，此則似出有意矣。

江陵時，嶺南仕宦有媚事之者，制壽幛賀軸俱織成青園為地，朱罽為壽字，以天鵝絨為之，當時以為怪，今則尋常甚矣。今藩府賀其按撫、將領賀其監司，俱以法錦刺繡文字，在在皆然，價亦不甚賈，蓋習以成俗也。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，邑令輩至織成雙金刻絲花鳥人物，冒之渡器之上，御史安然享之。其人江西人，自甲辰庶常出者。

【二品直拜三孤】文臣至尚書，六年始得東宮三少，滿九年始加太子太保腰玉。唯閣臣以輔弼之重，不拘年歲，或太宰間以六年得之，他曹不得比也。近唯長垣李霖寰大司馬，以播功從憂中峻回少保，雖邊功優異，然他人以十二年得者，李在田間得之，其故官又僅右都御史也。且三孤必帶宮銜，而李竟無兼官，直至一品考滿進少傅始兼東宮太傅，蓋自嘉靖初張永嘉以文淵吏書得少保無兼官，今始再見於長垣。

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，加大學士楊士奇少保，李東陽、謝遷俱以尚書直拜少傅。時弘治十八年，上新即位。

○戶部

【海上市舶司】太祖初定天下，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舶司，司有提舉一人，副提舉二人，其屬吏目二人、驛丞一人。後以海夷狡詐無常，迫近京師，或行窺伺，遂罷不設。洪武七年，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、廣東之廣州府，其體制一同太倉，其後寧波尋廢，今止廣州一司存耳。蓋以寧波亦近畿內，為奸民防也。按，市易之制，從古有之，而宋之南渡，其利尤溥，自和好後，與金國博易，三處榷場其歲入百餘萬緡，所輸北朝金緡，尚不及其半。每歲終，竟於盱眙歲幣庫搬運，不關朝廷。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，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，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，為私占之地。如嘉靖間閩浙遭倭寇禍，皆起於豪右之潛通鳥夷，始不過貿易牟利耳，繼而強奪其寶貨，靳不與直，以故積憤稱兵，撫臣朱紘談之詳矣。今廣東市舶，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餉，若閩中海禁日嚴，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素封。頻年閩南士大夫，亦有兩種議論，福、興二府主絕，漳、泉二府主通，各不相下，則何如官為之市，情法可並行也。況官名市舶，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往泊，何得寬於廣而嚴於閩乎？況邇年倭侵高麗，亦何曾問閩海道也。

【勸農】漢大司農為景帝所置，蓋改秦治粟都尉而列之九卿，又別設搜粟都尉，總之重農事也。《詩·七月》篇農夫，注疏以為農田之大夫，郭璞云：「今之牆夫是也。」束皙《勸農賦》云：「考治民之賤職，美莫美乎勸農。」蓋晉時猶重其官如此。唐時節度出鎮，尚兼營田使，而租庸使則以戶部尚書領之。至宋時州郡守臣俱帶勸農使，元世祖中統二年，令各路俱設勸農司，最為近古。本朝宣德初年，添設浙江杭、嘉二府屬縣勸農主簿，成化元年添設山東、河南等各布政司勸農參政及府同知通判縣丞各一員，嘉靖六年，詔江南府州縣治農官不得營幹別差，其重農如此。至穆宗初，大瑞出領江南龍袍，遂改勸農廳為織造館。然余初有識時尚見勸農舊匾於府署之門，今改換已久，問之人，不復曉各郡曾有此官矣。至於各大藩參政之設，久不聞銓除，然而無裁革之旨，意者並其事於糧道乎？

偽鄭王世充圍困將亡時，尚遭廷臣為諸道勸農使，史所云丞郎得為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。今承平，反廢不設，何耶？

洪武三年，用韓公李善長言置司農司於河南，設卿一員，少卿一員，丞四員，主簿錄事各一員。

【救荒】嘉靖八年以連歲飢荒，條議紛紛，多獻義倉社會法。

唯廣東僉事林希元上《救荒叢言》，言救荒有三難，曰得人難，審戶難；有三便，曰極貧之民便賑米，次貧之民便賑錢，稍貧之民便賑貸；有六急，曰垂死貧民急饘粥，疾病貧民急醫藥，病起貧民急湯米，既死貧民急葬瘞，遺棄小兒急收養，輕重繫囚急寬恤；有三權，曰借官錢以糶糴，興工作以助賑，貸牛種以通變；有六禁，曰禁侵漁，禁攘盜，禁遏糶，禁抑損，禁宰牛，禁度僧；有三戒，曰戒遲緩，戒拘文，戒遣使。其綱有六，其目有二十有三，皆參酌古法，體悉民情。

上嘉其言，然竟不行。大抵救荒無他法，唯上官悉心經畫。如甲午河南一賑，則少卿鍾化民力居多，二貪令借賑自潤，竟置重典，法始得行。若庚寅年給事楊文舉賑江南，恣意冥行，雖以墨敗，而予遺已填溝壑矣。希元之疏，真荒政第一義，恨無人能舉行耳。

司馬光《救荒疏》云：「富室有蓄積者，官給印歷，聽其舉貸，量出利息，俟豐熟日，官為收索，示以必信，不可誑誘。」按，此議亦荒政中良法，但行於今日，則有司先稱貸於富民，以實其囊橐矣，可望涓滴及貧民哉？

【金榮奪情】戶部尚書金濂，在正統景泰間號能臣，最後為言官所聚劾，疏辨甚苦，至辨匿喪一事尤支。其言曰：「攻臣者謂臣往福建時，母喪不臨，比回又不發喪。其時以軍務至重，但痛哭而行，後蒙取回，乞歸不允。」夫金革之事固少敢避，然必當奏請求放，俟上奪情而後遵命可也，豈有聞訃漠然之理？即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奪之？且宣德間，金為御史，已奪情巡方矣，其時非有金革也，蓋當時士風澆薄，凡遇喪而不得奪者，謂為無能見棄，故衰經視事，習為故常，金則喪心之尤耳。沒贈流陽伯，諡榮襄，豈非忝竊。

【陶少卿】陳大司農業主計時，國用苦之，議開事例，以誣誤失官者得復職，其休致林下者得晉虛銜改章服。其時亦有應例援納數人，然皆贊郎異途，無清流肯屬意。有會稽陶蘭亭允宜，舉甲戌進士，素負才名，官比部，尋外謫，以黃州府同知罷歸，忽入贊如例，得改苑馬少卿銜，遂服金緋，謁撫按以下官，自稱少卿，置酒高會，鄉人矍矍之，不顧也。或以陶高才早廢，借此玩世云。陳此舉祇為所厚同年尚進士蒂地，然尚素犯名教，公論所棄，卒不可復，而誣誤一條亦奉旨刪去。

【西北水田】西北開墾之說，始於元之虞集，揚於本朝邱濬，俱未見之施行。今上乙亥，徐孺東貞明新入省垣，首申其說，蓋即所著《潞水客談》緒論也。疏上，江陵亦以為然，方見施行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傅應禎譏切時事，牽連謫去，又十年，孺東從

田間起，始奉命以尚寶少卿兼河南道御史，奉敕專理水利，事體甚重，未匝歲，竟無績可敘，徐亦自請歸，尋卒於家。然談者至今嘆功之終於可成，惜徐未盡其用。余觀徐疏，或給牛於貧民，或責成於富室，俱空礙未妥，唯選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說可用，但又欲於勾補軍丁之費，轉解京師，說又支矣。予以為不當官開，但當私開，又不當竟自私開，當設便利之術不勒其必開，但誘之爭先願開。京師蛙蟹鰻蝦螺蚌之屬，余幼目未見，今腥風滿市塵矣，皆浙東人牟利墾荒，積不毛之地，潞水生育以至蕃盛耳，水族尚爾，獨不可墾辟種蒔如江南圩田之法乎？又南士入北岸，驅之如逐鵝鶩，此禁則暫弛之，下令江浙之人能開田若干，即畀以勇爵，多者遞與加級，得世有其田，不願者俟其功大著，子孫得讀書附入饗序，定額每邑若干人以待試，但嚴限其額，不得濫收，則浙東之為胥吏有力者，率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。久之土著惰民見確化為良疇，亦見獵而喜，不待勸誘，爭占為己業矣。至子起科歲月之稍緩，履畝勾較之稍寬，是在當事者臨事時變通之矣。

今上庚子，保定撫臣王應蛟曾以海濱屯田奏效上疏云：「天津一路，從來斥鹵無人耕墾，臣以江浙地治之法行之，今春買牛製器，開渠築堤，耕得五千餘畝，其蒔水稻者，每畝收四五石，蒔蜀豆者亦可一二石，始信斥鹵可變為上腴也。天津為神京門戶重鎮，養兵歲餉費六萬餘金，俱加派民間，若依今法，墾得七千頃，可得穀二百萬石，非獨天津餉足，而司農亦不匱矣。且地在三岔河，海潮上溢，可以灌溉，請以防海官軍，用之海濱墾地，每歲開渠築堤，盡成良田，一面召民承佃，數年後荒蕪盡辟，軍兵且屯且守，民無養兵之費，而保障益固矣。」味此疏，則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，推之畿輔南北，再推之大河南北，其風土可施，耕耨皆然矣。奈何泄沓因循，不一講究，坐視他日危困，哀哉。

徐孺東之開水利，已漸有緒，徐遽疏言此役必成，可省江南漕運之半。此語聞而畿輔士紳大怖，是且加賦吾鄉，遂入王御史之棟彈章，而水田之役遂輟。王為直隸寧晉人，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。是後中原士夫深為子孫憂，恨入心髓，牢不可破。至是汪澄源復興此議，其不掇奇禍幸矣，敢望施行哉！孺東誇詞，真足為大言僨事之戒。

【西北水利】汪澄源之撫保定，既以屯田有效上聞，至壬寅之春，復上條議陳利便。其一以水利為言，疏略曰：「臣謹按境內山川圖跡，質以耳目聞見，易水可以溉金臺，滹水可以溉恒山，滹水可以溉中山，滹水可以溉襄國，滹水來自鄴下，西門豹常用之，瀛海當諸河下流，故號河中，視江南澤國不異。至子山下之泉，地中之水，所在而有。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，並選南官中能識水利者，周循勘議，某處可築壩建閘，某處可通渠築堤，高則灌注，下則車汲，悉照南方開水田法，量發軍民夫役，以便宜處置。計六郡之內，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，每歲收穫可益穀千萬石，畿輔從此富饒，永無旱澇之患。即不幸漕河有梗，亦可改折於南，取糴於北，國家無窮之利也。」疏下部覆，奉旨允行。此其說與水田相表里，真西北永利。未幾去任，此議亦格，至今無敢議及。煌煌明旨，固不及彼中旁撓之眾口也，惜哉！

先是，丁酉之冬，萬邱澤世德開府天津，建議興水利，都水主事沈朝煥繼之，上並下戶部覆奏。世德言天津瀕海荒蕪地土俱可屯糧，宜設法招集開墾；朝煥言天津南連靜海，北距直沽，盡屬膏腴，可以開墾。合二臣疏觀之，真兵農兩利之策，宜咨撫臣，開諭軍民自備工本，官給印照，俾永為己業，三年之後，方許收稅，每畝輸穀一斗，中等六升，下等三升，專備津備防餉之費。奉旨即舉行之。時萬中丞以禦倭創開幕府，止轄河間一府，故不他及，若汪中丞所轄，則畿內六府，延袤千里，無非上腴。兩撫境內，合之順天，已盡帝畿，倘並施畚鍤，則軍國所需不必取給東南。明旨再三申囑，徒付空言，蓋北人滯執偏見，難以理喻如此。

○河漕

【先朝設海運衙門】文皇帝靖難後，初議遷都北京，以饋餉艱苦，乃於永樂五年八月下廷臣會議海運。議已定，奏請於蘇州府太倉衛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衙門，左右運使二員，秩從一品，同知二員，秩從三品，副使四員，秩從四品，經歷照磨各首領官及吏，悉依布政司，各沿海衛所，俱屬提調。奏既上，太宗如議行矣，又有言不便者，乃命再議，事遂中止。至正統七年三月，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，由海運赴薊州諸倉。乃知海運一事先朝未嘗一日不講，究後世習於便安，不復議及，即間有建白者，多旁訾擊其肘。蓋慮始甚難，小有蹉跌，罪及首事，即如向年徐尚寶貞明開墾西北水田，終為忌者所阻，況海運乎？

【海運】元之海運，始於至正之十九年，止於天曆之二年，凡受五十年之利。初起時，至燕者四萬二千石，及其盛也，遂至三百六十萬石。其始建議者為伯顏，任之者為張瑄、朱清，嗣後又設立都漕運萬戶府，每糧石給價六兩五錢，以後香糯白粳以漸加矣。其海道凡三易，最後開新道，從劉家港上船，過崇明放洋，自浙西至京師，不過旬日耳。至元順帝時，漕河不通，始納張士誠之降，賴其海道貢米，以活燕京垂絕之命，閩大將陳友定，又從閩廣大洋綱運雜貨至都下，以暫濟危亡，蓋海運之利如此。本朝遼東一鎮，歲餉專仰給於海運，文皇徙都北京，猶議立海漕都運使，得比布政司，已而中輟，今十三總中，遮洋一總尚為海道設也。議海道自不得不議膠萊，以防海運之阻。隆慶五年，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：「今漕河多故，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，此非臣所敢任。第考海道，南自淮安至膠州，北自天津至海倉，各有商販往來，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，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。臣等因遣官自淮安運米二千石，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，各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，無不利者。其淮安至天津，以道計三千三百里，風便兩旬可達，沉舟皆由近洋，洋中島嶼聯絡，遇風可依，非如橫海而渡，風波難測，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，實為省便。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，風順而柔，過此稍勁。誠以風柔之時，出並海之道，汎其不爽，占候不失，即千艘萬櫓，保無他患。可以接濟京儲，羽翼漕河，省挽牽之力，免守幫之苦，而防海衛所犬牙錯落，又可以嚴海禁，壯神都甚便。」事下部覆：海運法廢已久，難以盡復，乞敕漕司量撥漕糧十二萬，自准入海，工部節發節省銀萬五千兩，僱募海舟，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。詔從之。既而夢龍等又上海運經理之要四款，如修葺大嵩靈山等衛城池，以壯門戶，增復利津等縣巡檢司弓兵，以資備備，及禁私從出遠洋等事，俱得旨嚴行。即遮洋一總，為給事胡應嘉議革未久，至是復設。時總漕王宗沐又有海運三大勢七便宜之疏更詳，並奉俞旨，此非遠年事也。

【永平海運】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虜入之後，增設燕河石門二路，主客兵餉歲需三十萬石。而盧龍地瘠，旱澇相仍，又無商估肯至其地，全仰給於挖運，艱苦最劇。撫臣溫景葵始倡通漕之議，繼之者則撫臣耿隨朝，勘議覆奏，謂永平境內，有青、灤二河，青為工頗鉅，似不必議；灤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，而至紀各莊入海，自紀各莊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，悉傍岸行舟，其中放洋僅一百二十里，沿途有大小沽諸支河，倘中流遇風，隨處可泊，宜於紀各莊修造倉廩，事半功倍，可為左輔永利。部議以為然。詔下行之。自是每歲通漕，盧龍一鎮稍得休息，而近灤諸邑遂稱樂土，時值嘉靖之末。接隆慶初元，主之者華亭相與雷司空禮也。乃知北方轉輸，一切車馬全不足恃，漢唐都關中俱視漕河通塞為盛衰，即故元運道一梗，而國隨之。使永平此議在相嵩當事時，其疏亦必見格，可見海運之難，亦難於慮始耳。

【黃河運道】景泰四年張秋河淺，漕船不前，河南參議豐慶建議請自淮安之清河口入黃河，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，轉至衛輝府胙城縣，泊於沙門，陸挽三十里，即入衛河船運至京。詔下總漕諸臣覆議，卒見沮，然山東運道有梗，此亦可備緩急也。是年河南僉事劉清，亦言自淮至滎澤，轉入沁河，經武陟縣馬曲灣，裝載岡頭一百九十里，引沁水以入衛河。行人王宴亦如清言，欲開岡頭置閘，分沁水南入黃河，北入衛河，只費衛輝一府稅銀糧，便可挑浚。帝命侍郎趙榮同宴相度，還言不便而止。今遙計之，開二百里之沁，不如開河三十里之便也。三人所議大抵皆同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異，然始終不用。蓋是時方用徐有貞治河於澶濮間，已稍見功緒，宜其言之不售也。然用之亦未必成，請以膠萊近事驗之，是時陳芳洲之權，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？

按，隋煬帝開水濟渠，因沁水南接於河，北通涿郡；此時都關中，欲遊幸廣陵，固宜取道於此，然借沁通河則明效已見。今以沁水較濟汶，固云遼遠，然有成跡可循，則預防不虞，亦何惜迂道二三程也？然難與守經者言矣。

【宣大二鎮漕河】宣府、大同二鎮，糧餉運道最苦，嘉靖末年，行挖運之法，山谷崎嶇，率三十石而致一鍾，當事者憂之。時御史宋儀望按其地，疏稱桑乾河發源於大同縣甕城驛之古澗橋，會眾水而東，入京師之蘆溝橋，凡一千里至塞上，在大同則下村稍有亂石，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，亦險，但石險不過四十五里，而水自深，即淺者亦盈二三尺，欲加疏鑿甚易。時撫臣侯越曾駕小

舟自懷來衛，至下村龍灣，俱坦途無沮，又自懷來運米三十石，溯流而上，竟達古澗橋，則河之通濟甚便。疏上，下兵部，長部者為聶貞襄豹，極主其議，且云前任都御史趙錦，亦曾使人從桑乾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鎮城，今稍加疏濬，遂可通漕，又河成可以捍虜騎，其策最善。詔命會工部議之，長部者為歐陽必進，憚於興役，謂道遠費煩，請再加勘明舉行。歐與相嵩姻厚，遂過其議。自甲寅至今六十年，更無人談及，並不曉塞上有此渠可漕矣。

【汴河故道】天順八年七月，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，僅有汶水，若春月少雨，則水脈漸微，而舟行淺滯。其汴梁城北陳橋，舊有古河一道，北由長垣經曹州，至鉅野縣安興基巡檢司地界，乃出會通河，合汶水通臨清，每秋水溢，有舟往來其間，唯陳橋迤西一舍許，水道淺狹，水小之際不能流通，請興工開浚，亦可分引沁水，仍置二閘以司啟閉，則徐州、臨清二河，均得利濟，而會通河之水，亦皆增長，且長垣、曹鄆諸處糧稅，可免飛挽之勞，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陳橋至臨清，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，其利多矣。事下工部，請按實以聞。其後亦格不行。按，景輝所議，則由汴入汶，其遺跡尚存，更不假開鑿，僅稍煩疏導之勞耳，比之景泰中三臣建白尤為簡便省費。此說當時已置高閣，然亦取給沁水以資漕河，則沁在西北，有濟軍國多矣。近日范少參一疏，大同小異，可備採擇。

【關陝三邊餉道】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時，見關中三鎮轉輸不給，曾上疏云：「今關陝所需，皆出山西、河南，此三省俱近黃河，其中雖有三門、孟津之險，然漢唐糧運皆由此濟，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。合計山陝米豆必運至榆林諸倉，河南必運至潼關、陝州諸倉，諸州衛皆瀕海通舟楫，可免陸運之苦，況黃河當潼關之地，北運渭河，渭東流接洛河，可通延安，渭西流接涇河，可通慶陽，龍門之上小河徑通延綏，稍加修葺，必可行舟。是在按求古蹟，何處可避險，何處可陸運，何處可立倉倒運，何處可造船裝運，忽憚一勞而永利。事竟不行。

【賈魯河故道】今上甲辰，汴河告成已年餘，既而南陽稍淤，異同之說遂起。時中州范岫雲守己以隆補在京，上疏，其略云：「河工之需，用銀八十萬，動夫數十萬，過計者不無意外之虞，況挑築於此，能保不橫決於彼？何不別求利便以為永圖也？臣嘗往來沁口諸處，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，至武陟縣東南入河，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，沁水不得入河，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，彼時守土諸臣，塞其決口，築以堅堤，仍導沁水入河，而堤外遺有河形，直抵衛汭，固至今存也。若於原決築堤處建一石閘，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，為力甚易，再將原沖河形補加修浚，兩岸培為纜道，為力亦易。計其功費，用銀不過二三萬，用夫不過三萬餘名，而大工告成矣。乃引漕舟自邳州溯河而上，直抵沁口，因沁入衛，東達臨清，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；若謂溯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險，無纜道之便，則又有一河可繇者，查滎陽之東，廣武山南，一水東流，經鄭州中牟之北，祥符之西，繇朱仙鎮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，沈丘之南，在《元史》名為鄭水，土人名為賈魯河者也。南至周家口，與潁水合流，名為沙河，至潁州正陽鎮入淮，直抵淮安。今自正陽至朱仙鎮，舟楫通行，略無阻滯。自朱仙鎮而北而西，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，不及二百里，河身略窄，稍當修浚，若於惠濟橋西開一支渠，分水一派北入黃河，不及二十里耳。渡河而北，直入沁口，為道甚便，如謂鄭水微弱，不任漕舟，則滎鄭之間，又有京水、索水、須水諸泉，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，再每二十里建一石閘，如會通河之比，則蓄泄有時，水自裕如。計其工費丁力，亦不過四五萬兩耳。若此道既通，則漕舟出天妃閘，即由洪澤湖入淮，溯淮入潁水，溯潁入鄭水，牽挽尤穩，黃河又可不用矣。雖衡溢萬變，何慮焉？如河流安妥，不至侵漕，則夏鎮南陽之間，仍加修浚，兩利而俱存之，分舟並進，可免守閘之困。如河流變遷，東道有梗，則專由鄭水，而徐呂之道可無問，便利之策，無逾此者。臣懷此已二十餘年，因會通河無阻，不敢輕言。今屢浚屢塞，而黃河又沖決無時，侵逼益甚，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，孰若改弦易轍，就此易竟之功緒也。如果臣言可用，先將武陟迤東至於衛水之汭，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，發夫萬餘名，及時挑浚，約深一丈闊十丈，卻於木蘭店東築堤處所，修建石閘一座，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，舟至則啟閘以通漕，舟盡則閉閘以掩水，明歲春末，其功可成。姑將漕舟逆河而上，由沁入衛，以濟目前之急，卻於議修浚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，分導鄭水以通漕舟，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，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。」疏上，得旨下部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。按，范疏所陳，與景泰、天順間諸臣建白略同，而其說更詳。及今查勘，即命范往任其事，亦可濟惠通河之梗。

【呂梁洪】徐州呂梁為宇內險道，自唐尉遲恭開鑿，始通舟楫。至宋元祐間漸成通渠，本朝遂以為運河。然其下亂石如鱷齒排連，驚湍如蛟涎噴薄，孔子觀瀾處，稱為懸流三千仞、流沫四十里者，即其地也。遇水溢時，順流者一瞬而下，逆泝者以尺寸計。若值旱涸行舟，一遭伏石，立葬魚腹。余幼時侍先人過此，聞其險已漸夷，然猶用纖夫二百人挽一舟，老稚相顧無人色。自後以應試北上，則所謂水底嵯峨俱沒不見，蓋為於泥所壅，河身日高，蘇子由所云：「呂梁齟齬，橫絕乎前」，竟成安流。其後數年，則汴河告成，行旅不復取道彭城，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壘，闐無一客可延接矣。

【徐州】徐州為古彭城，劉、項、備、操所爭之地，南北分裂視此地得失為強弱。本朝以直隸降而為州，然領豐、沛、蕭、碭四邑，封疆亦已不狹。但州守權輕，屬城不盡奉約束，僅一憲人居城中稱兵使者，而一參戎同事，所部兵止數百人，脫有風塵之警，立見瓦解。宜改徐為府，以其分土為彭城縣，並舊屬邑而五，南則益以邳、宿，北則益以鄒、滕、濟寧，便可屹然成壯郡。予向有此臆見，近日李修吾中丞撫江北亦主此議，竟以時論不同而止。要之，是舉必當亟行，若遇有事更張，不免亡羊補牢矣。

徐州卑濕，自堤上視之，如居釜底，與汴梁相似。而堤之堅厚重複，十不得汴二三。余見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見漂溺，須急徙城於高阜，如雲龍、子房等山皆善地，可版築，不然終有其魚之歎。又城下洪河為古今孔道，自通漕後，軍民二運俱不復經，商賈散徙，并邑蕭條，全不似一部會。宜仍遭漕艘之半分行其中，以防意外之擾。今守禦單弱，千里幾無行人，一旦草澤奮臂，此地仍為戰場矣。

【汴河膠萊河】汴河初議費數百萬，先朝往勘者及身當其事者皆謂斷不可開，屢議屢止。至潘印川季嗣司空始以挑河餘力，尋葛墟嶺故道，尚未暇浚治，而舒中陽應龍稍從韓莊疏鑿之，繼之者如楊後山一魁、褚愛所鐵諸公，俱相度經營，漸有次第，至劉晉川東星在事，則功已將半矣。迨李霖襄化龍從平播起任河事，遂決計專治汴河。初尚淺淤艱阻，今遂成康衢，避淮黃三百里之險，而所費不能先朝所估十分之二，真不世功也。因思膠萊河亦必可開。往年江陵當國，用劉白川應節、徐鳳竹拭二人謀銳欲圖之，以劉為南司空主之，徐則以少司空奉敕專領其事，時李敏肅世達撫東省，亦主其說，勸江陵亟成之。既而東省仕紳苦於徵發，群起嘩之，即江陵亦不能違，改二人他用，役亦中罷。其膠河之中梗者僅百餘里，沙石礪礪，畚鍤良難，要之不過如汴河之葛墟止矣。今國計方絀，或難興此大役，妄意水道所不接處，南北各設一城，以為發運收運之區，中道再築一城，為運夫憩頓之所，三城各以州邑衛所佐貳守之。度起車至入舟，僅三數日，可克期搬運，而總以一戶部郎專管，如隋、唐洛口河陰及本朝臨德二倉事例，其道近費省，似亦策之次者。余曾問語言路諸公，頗亦首肯，終未有抗疏及之者。蓋慮始之難久矣。

汴河之成，工部郎梅春宇守相功最多，僅得加四品服俸，尋跡資升副使去，竟未有以酬其勞云。

【膠萊便道】淮河之北岸一里，名支家河，安東縣至海州路也，自支家河至漣河海口，共三百八十里，其外即為大海矣。又歷贛榆縣至安東衛，即山東界，由安東衛過石臼所、夏河所、靈山所，遂至膠州頭營，又至麻灣海口，共二百八十里，俱循海堦而行。其中止有馬家灣為陸路，此則須以畚鍤開通，然只五里而近，一入麻灣口，即從把浪廟經平度州，以至萊州所屬海倉口，俱小河，共三百七十里。自海倉口入大洋，便直抵直沽天津衛，凡泛海共四百里，蓋所疏鑿者止五百里耳。疑其未然，但此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彼方，匯為圖說者。其後山東副使王獻言之，未幾給事李用敬、御史何廷鈺又言之，皆不果行。至萬曆三年，南工部尚書劉應節始建議，直任膠萊河之役，謂膠州南北不通者，約百五六十里，然溝與湖居其半，應挑者止數十里，可借潮水通漕而無放洋之苦。劉即山東之濰縣人，生長其地，所談較方遠宜更確。時江陵公力主其議，又選藩臣有才者佐其事，時山東參議李學禮為上佐，具疏條其便宜更詳。興工未幾，齊魯縉紳大嘩，且詈劉荼毒桑梓，將甘心焉，劉惴甚謝後，江陵亦無如之何，工遂中罷，至今無敢議及者。按，此為元人所浚故道，以避海運，不轉尖，可免成山諸島之險，最為省便。今談者俱云若不興工，則中間分水

嶺陸路二百里可縱舟次車駁，再入水即抵直沽，亦是便計。余向有建城置倉之說，蓋本於此。當時劉白川上疏，只云以萬夫之力與數月之工，椎數萬金，掘數十里，何憚而不為。其說鑿鑿，不知東省何以嘩？江陵何以輟？任事蓋難言之矣。

【洸河之成】李少保化龍浚洸通漕，甫一年而以憂歸，代總督者曹時聘也。曹素無素絲之譽，適南陽堤稍壞，曹遂思大興工作，因以為利，謂洸不足恃，而河且為大害，請發帑金六十萬，留漕糧四十萬以遏大河之決。工科給事宋一韓從而和之，謂河不勝徒，安可勝避？且云河潰昭陽害及祖陵，治河諸臣擇輕避重，圖易辭難，蓋暗攻少保以佐新督興工之議。李不勝憤，從憂中上書，謂臣非棄黃而事洸，勢不得已也。洸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百六十里之險道，八千運艘不兩月過盡，謂非百年永利耶？向非臣丁憂，則一年開洸，一年挽黃矣。臣以時勢艱窘，圖為國家省費，故洸之成早，臣得以二十萬成前估三百萬之工。黃河之成遲，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八十萬之役，臣誠無所逃罪。蓋明指新河臣谿壑其中且六十萬，後又請二十萬也。旨下，姑調停之，命催新工而已。大功不賞而娼妒之輩彈射已及之，真令人解體。

丙午之八月，曹時聘又上疏，極稱舊河臣李化龍開洸之功，且云：「自臣接管改挑後，三十三年及今年糧艘，盡數渡洸，則洸之可賴，昭昭耳目，仍列善後事宜以請。」蓋借以完興工之局，而八十萬之帑金、四十萬之漕糧，俱銷歸無存矣。工科既不駁，上亦允其言不復詰。